

カデイスの赤い星

卡迪斯红星

第二部

(日) 逢坂刚 著 袁斌 译

卡迪斯红星 第二部

(日) 逢坂刚 著
袁斌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卡迪斯红星 (第二部) / (日) 逢坂刚著; 袁斌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 - 7 - 80225 - 895 - 2

I. ①卡… II. ①逢… ②袁… III. ①长篇小说 - 日本 - 现代 IV. ①I313.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50775 号

Kadisu no Akai Hoshi (Ge)

© Go Osaka 2007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著作权登记图字 01——2010——1642



卡迪斯红星 (第二部)

(日) 逢坂刚 著; 袁斌 译

统筹策划: 褚 盟

责任编辑: 姚 迪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谜·视觉 张鹏志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883108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 × 1230 1/32

印 张: 12.125

字 数: 281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一版 2010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25 - 895 - 2

定 价: 30.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登场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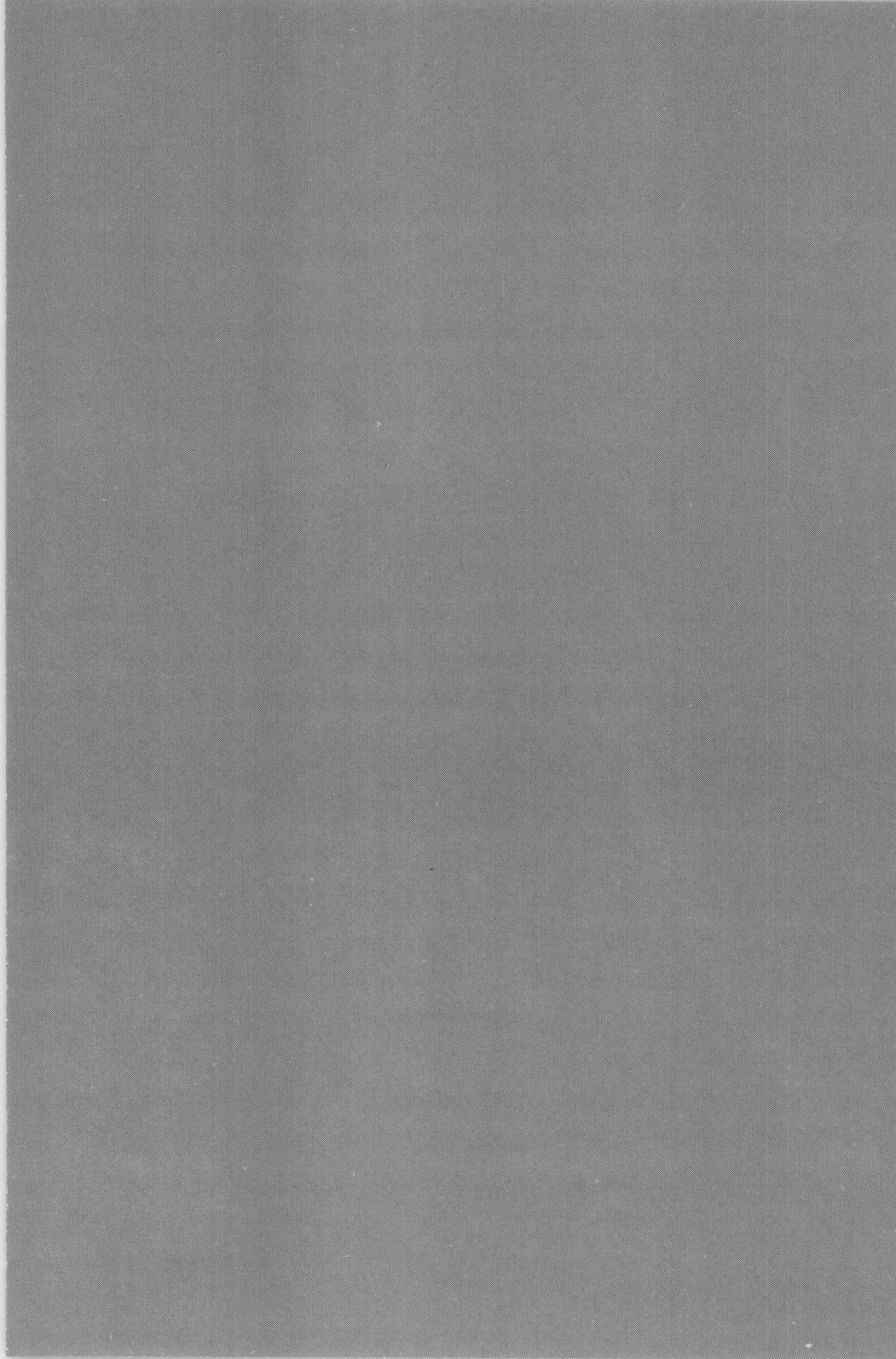
漆田亮	漆田企业策划事务所所长
大仓幸佑	漆田企业策划事务所所员
石桥纯子	漆田企业策划事务所所员
那智理沙代	广告公司万广企业策划局下属企划顾问
河出弘继	日野乐器负责宣传常务
新井进一郎	日野乐器宣传室长
槇村真纪子	全日本消费者同盟书记长
槇村优	真纪子之子
大野显介	太阳乐器取缔役宣传部长
坂上太郎	关西吉他手
津川阳	吉他手，人称“帕可”
清水宏纪	吉他手，人称“马诺罗”
高井修三	吉他手，人称“桑托斯”

佐伯浩太郎	吉他手，人称“安东尼奥”
奥伊瓦克	弗拉门戈歌手
拉莫斯	西班牙的吉他制作家
弗洛拉	拉莫斯的孙女
桑切斯	治安警备队少校
塞莱斯蒂诺	桑切斯的部下
弗尔南多	桑切斯的部下
维克多尔	桑切斯的部下
罗德里格斯	秘密警察BPS的刑警
洛克	右翼团体JEDRA的攻击队长
玛塔里费	洛克的部下
安赫尔	左翼激进派FRAP的革命者

目 录

1	第一章 格拉纳达的落日
99	第二章 大教堂攻防战
175	第三章 刺杀佛朗哥
255	第四章 桑托斯的光与影
357	终 章 一九八六年六月
365	《卡迪斯红星》文库新装版后记

第一章 格拉纳达的落日



1

希思罗机场咖啡厅里的灯光有些昏暗。

刚买的一份《泰晤士报》的外电里登载着这样一条报道：

《西班牙暂停执行死刑一周》

据西班牙当局公开宣布，过去三周内遭到死刑判处的激进派人员的行刑，要延期到下周末才会执行。十九号，在马德里郊外的柏尔多王宫里举行的佛朗哥总统的定期内阁例会上，并未对有关死刑的议程展开讨论，由于下次例会要到下周的周五才会召开，所以在此之前不会执行死刑。

“有什么新闻吗？”

清水弓着背，用两手环握着咖啡杯向我问道。

“马德里那边的情形似乎有些不大对劲。”

“是在为了是否处死激进派的人而争执不休吧？”

“对。其实只需佛朗哥大笔一挥，那些人就会被判以死刑。但目前不光西班牙的左翼全都站出来抗议，欧洲各国的抗议运动似乎也是如火如荼。”

“要是等到那边之后爆发内战的话，情况可就不妙了。”

我把报纸叠好，放到桌上。

“记得你之前说，你打算居无定所地漂泊流浪一段时间？”

“差不多吧，因为我这人最怕订计划了。”

我说出了之前心里一直在盘算着的念头。

“虽然这么做或许会白白糟蹋掉你这趟宝贵的旅途，但你是否愿意帮我一把呢？”

清水挑起了一侧的眉毛。

“帮你一把？”

“对。如果你能帮我的话，活动经费就由我来出好了，而且等我们回到日本之后，估计还能向你提供相当丰厚的酬劳。”

他用试探的目光打量着我。

“我这人不大喜欢受人限制束缚。这事也和桑托斯有关吗？”

“有那么点儿关系吧。我会尽可能设法不占用你太多时间。”

清水嘴里大嚼着三明治，喝了口咖啡，之后用手背擦了擦嘴。

“那我就先来听你大致讲讲事情的经过吧。既然这事与桑托斯有关，那也就不能说与我彻底无缘了。”

我点上一支烟。

“记得之前我应该和你提过那个名叫拉莫斯的吉他制作家是为了寻找他二十年前在卡迪斯遇到的一个名叫桑托斯的吉他手而到日本去的吧？其实这事还有下文。当时，桑托斯从拉莫斯的工房里偷走了一把吉他。我估计你应该也知道，那是一把桑托斯·埃尔南德

斯的吉他。”

清水撅起嘴来，吹了声口哨。

“还有这事，有意思。桑托斯偷走了桑托斯打造的吉他啊？”

我详细地对清水讲述了一下事情的经过，而清水也放下了手中的食物，热心地聆听着我的讲述。当我提到帕可的名字时，他的双眼中放出光芒。

我在烟灰缸里摁熄了香烟。

“事情大致就是这样。后来那把吉他从桑托斯那里转到安东尼奥那里，如今又落到了帕可的手里。一星期前，帕可带着那把吉他飞往了西班牙，因此，我不得不暂缓寻找桑托斯的事宜，转而来找帕可，就是为了找回那把吉他。”

清水摇了摇头。

“这事可有点难办，西班牙可不小。你一个人去找估计没戏，就算我来帮忙，恐怕结果也是一样。”

我再次点上一支烟。

“倒也并非毫无线索。之前拉莫斯到日本的时候，是带着他孙女弗洛拉一起去的，结果帕可却爱上了弗洛拉。这次他到西班牙去，也是为了追寻先行回国的她。”

清水连点了两三次头。

“原来如此。也就是说，只要找到弗洛拉的话，也必定能找到帕可了。”

“大致吧，不过这其中却存在着一个问题。因为这事或许会让你感到畏缩，原本我也并不打算告诉你。”

我大致向他讲述了一下弗洛拉是极左组织的成员，目前已被西班牙的秘密警察给盯上了的情况。

清水再次摇了摇头，鼓起了腮帮子。

“这事确实会让人畏缩啊。听说那些西班牙的警察都挺恐怖的。”

“听说的确如此。”

“不如就把弗洛拉和帕可交给警察，把吉他给拿回来如何？”

看他说得如此轻巧，我不由得苦笑了一下。

“其实，拉莫斯当时也委托过我弗洛拉的事。如果她参与了恐怖活动的话，那就没救了。我必须设法说服她，让她打消这念头。”

清水把剩下的三明治全部塞进嘴里，慢条斯理地嚼着。

“嗯，这么说，你这趟西班牙之旅所肩负的担子也挺重的啊。嗯，毕竟我也还有些自己的想法，不能整天跟在你屁股后边打转。”

“没这必要。需要帮忙的时候，我自然会找你。总而言之，我会给你介绍一家马德里那边比较周到的宾馆。”

“求之不得啊。”

我摁熄香烟。

“对了，语言方面你没有障碍吧？”

清水用手指挠了挠鼻翼。

“嗯，勉强会两句，不过手势之类也挺管用的。你呢？”

“日常对话倒是没什么问题。”

“既然如此，那我就来帮你的忙，而相对地你也来替我充当下翻译。如此一来，我们两人也就互不亏欠了。”

清水闭上一只眼睛，冲我点了点头。

2

下午二时许，我们抵达了马德里的巴拉哈斯机场。马德里气温很高，空中飘着淡淡的阴云。

办完入境手续之后，我在资讯台预订了宾馆。与其说是宾馆，不如说是旅店，因为米盖尔旅馆正好有空房，于是我便预订了两个单人间。

马德里出租车风驰电掣的程度丝毫不亚于东京。虽然米盖尔旅馆位于市中心通称格兰-维亚大道的何塞·安东尼奥大道稍往里走一条名为天使的坡道上，但司机却只用了三十分钟就把我们送到了目的地。

旅馆的入口处是一扇旋转门。因为写在玻璃上的烫金字已经脱落，所以估计没人会想到这是一家宾馆。房间不到二十间，而且其中的数间还被长期逗留者所占据。通常的住客中，也以定期出差到访西班牙的外国贸易商和商社人员居多，很少有自由的观光游客光临，而我也通过一名于哥本哈根结识的赞比亚女大学生的介绍，才知道了这家宾馆。

走进昏暗的大厅，正面的前台处，店主米盖尔·迪亚斯·马尔提奈斯古铜色的脸上带着微笑，张开双臂向我们表示欢迎。

“Senor，欢迎光临。您干吗每次都让机场的女孩打电话呢？我们随时欢迎您的光临，您不必让她们打电话的。”

“看你身体挺不错的嘛，米盖尔。打个电话又有何妨？首先我也得先在机场那边适应一下西班牙语，顺便还想看看她们工作得怎样嘛。”

我们两人隔着柜台握了下手，之后我向米盖尔介绍了清水，说他是我的朋友。

看到米盖尔伸出手来，清水和他握了握手，说道：

“多多关照，十分感谢。”

他的西班牙语也还马马虎虎。

我们两人在住宿卡上签过名，把护照交给了前台。米盖尔拎起两只行李箱，亲自带我们前往客房。电梯是手动式的，入口和出口各在一边。

房间在顶楼五楼，窗户面朝大街。放下行李箱，我跟着走进了相邻的清水房间。

“您又准备上安达卢西亚去绕一圈吗？”

米盖尔一边拉开窗帘一边说道。

“不，这次我是因为工作而来的，暂时还没有安排好行程。”

“是吗？那您就多住几天再走吧。虽然秋天的时候会有些拥挤，但现在店里还挺清闲的。您打算几点用晚餐？”

“说来感觉有点早，不过能麻烦你们八点准备好了吗？莱娜塔还好吧？”

莱娜塔是米盖尔的妻子，而且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擅长做西班牙料理的。

“好倒是挺好的，就是自打您上次离去之后，她又长胖了，而厨房也变得越来越窄了。她现在出门买东西去了，过会儿她回来之后，我会让她来和您打个招呼的。”

等米盖尔离开之后，我给清水讲述了一下我知道这家旅馆的契机、与米盖尔的交情、莱娜塔的厨艺和他们的两个儿子如今正在店里充当服务生帮忙等情况。

清水一边用电动剃须刀刮着胡子，一边说道：

“简而言之，就是有点类似日本那边的民宿吧？”

我走上阳台，俯瞰着大街上过往的车辆与人群。照在建筑物墙壁上的阳光，和石板路上的阴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好了，接下来我就倒倒时差，一觉睡到傍晚再起来吧。”

听到清水的话，我扭头应了一声。

“那我就到街上去遛遛吧。”

回到房间，我整理了一下行李。为了避免碍事，我仅带了些随身物品。

我掏出记录着拉莫斯所讲述的情况的便条，再次确认了一下。虽然在飞机上我已经大致将其内容都记在脑子里了，但为了以防万一，我还是再次看了一遍。

随后我把便条撕成碎片，在烟灰缸里烧掉了，又把烧剩的灰烬倒进厕所用水冲走。

我掏出市区的地图，在床上摊开。拉莫斯的工房坐落在圣达街区，从这家旅馆步行前往的话，也就六七分钟的距离。

有人敲响了房门。我应了声门，随后房门被打开，一个大眼睛圆脸的女子把头探了进来。

“莱娜塔，好久不见了啊。进屋来吧。”

听我这么一说，莱娜塔往屋里跨了一步。她就像是在掩盖她那健壮得如同母牛一般的身体似的，把两臂交叉在胸前。

“怎么回事？看你瘦了不少，不会是病了吧？”

“哪儿有，真希望让我们家那口子来听听您这话呢。”

莱娜塔满脸通红，神态扭捏地抚摸着身上的印花连衣裙。她化妆时似乎有些匆忙，口红都有些抹开了。

“今晚您要来点儿肉菜浓汤吗？我刚买了些不错的牛肉回来。”

“这主意不错，那就麻烦你了。对了，我有件礼物要送你。”

我从行李箱里翻出一个超小型的计算器来。

“估计你一直在为进货的核算而辛苦不已吧？”

“啊，真是太棒了！这东西挺贵的吧？”

“或许在这边卖得有点贵，不过在日本倒也算不得什么，就跟小孩的玩具差不多。”

我教会了她如何使用。

在莱娜塔连连道谢，离开了房间之后，我拿起了电话听筒。

“米盖尔吗？麻烦你给我接通一下电话，要市内的。”

我告诉了他拉莫斯工房的号码，放下听筒等了一会儿。过了分钟左右，电话铃声响了起来。

“已经接通了。”

米盖尔说完，听筒里便响起了电话接通的嘟嘟声。

“喂？”

只听一名女子短促地接起了电话，声音听起来极为慎重。

“喂，弗洛拉，是你吗？”

刚一说完，听筒里便传来了深深吸气的声音，这样过了一会儿。

“您是哪位？”

她故意压低嗓门，短促地问道。

“漆田。”

我也简短地回答道，之后对方就一直没有反应了。

“喂？”

我再次呼叫了一声，只听啪嚓一声，电话被挂断了。

我放下听筒，把床上的地图折了起来。然后把纸币和零钱塞进

衣兜，拿起太阳镜走出了房间。

米盖尔的两个儿子正在前台为了争抢计算器而闹得不可开交。他们两人都还只有二十岁左右，哥哥佩德罗长着一副和父亲一样的矮胖身材，而弟弟里卡尔多则是个身材纤瘦的长发年轻人。

我和兄弟俩握了握手，米盖尔从屋里走了出来。

“让您如此破费，真是不好意思。多亏这个，莱娜塔的工作也减轻了不少，只要她别再变胖就好了。”

“你也别整天就知道说你太太，看看你自己头上的白发不是也多了不少吗？”

“不过 Senor，满头白发的人死时是受人尊敬的，胖子却只会多花棺材钱，给人添麻烦。”

听到这西班牙人特有的幽默，我不禁笑了起来。

“我出去散散步。我那朋友还在睡午觉，凡事就麻烦你多担待了。”

走出旅馆，我沿着坡道而下。

尽管石板路上很是凉爽，但太阳低下却是炎热难耐。沿路向前来到马乔尔大街，前方不远是一处名叫埃拉多雷斯广场的十字路口。往右拐的话，就是圣地亚哥街区。之后再一直向前，就会来到王宫的门前。

圣地亚哥街区的中部，左侧有家挂着破旧招牌的店。斑驳陆离的白色油漆上写着“荷塞·拉莫斯吉他工房”的字样。

我摘下太阳镜，若无其事地环视了一下周围，路上没多少行人，而且由于从王宫方向过来是单行道，车辆也很稀少。对面稍远处，一个戴着墨镜的老人正靠在墙边大声兜售彩票。他用别针在上衣的衣襟和衣兜上别着彩票，高声吆喝着“来抽个奖吧”。